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定盒文集

(二)

龔自珍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定 盒 文 集

(二)

龔 自 珍 撰

國 學 基 本 叢 書

定盦續集

仁和龔自珍璣人饌

卷一

說京師翠微山

翠微山者。有籍於朝。有聞於朝。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。山高可六七里。近京之山。此爲高矣。不絕高。不敢絕高。以俛臨京師也。不居正北。居西北。爲繖蓋。不爲枕障也。出阜城門三十五里。不敢遠京師也。僧寺八九。架其上。構其半。臚其趾。不使人無攀躋之階。無喘息之憩。不孤巖。近人情也。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。不觸不背。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慙也。與西山亦離亦合。不欲爲主峯。又恥附西山也。草木有江東之玉蘭。有蘋婆。有巨松柏。雜華靡靡芬腴。石皆黝潤。亦有文采也。名之曰翠微。亦典雅。亦諧於俗。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。最高處曰寶珠洞。山趾曰三山盦。三山何有。有三巨石離立也。山之盤有泉曰龍泉。澄澄然渟其間。其陂之也中矩。泉之上有四松焉。松之皮白。皆百尺。松之下泉之上。爲僧廬焉。名之曰龍泉寺。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。不避同也。寺有藏經一分。禮經以禮文佛。不則野矣。寺外有刻石者。其

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。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。龍泉迟焉。餘皆顯露。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。余極不忘龍泉也。不忘龍泉。尤不忘松。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。有四松焉。形偃神飛。白晝若雷雨。四松之蔽可千畝。平生至是。見八松矣。鄧尉之松放。翠微之松肅。鄧尉之松古之逸。翠微之松古之直。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。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。

說昌平州

昌平州京師之枕也。隸北路廳。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。分巡霸昌道隸京尹。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。州南門至北門七里。州之東有鎮山焉。曰天壽山。明十二陵之所在。又東南有小山焉。曰湯山。實維溫泉。有江東之辛夷樹焉。純皇帝置行宮。實東巡之所憩。州南門之外有泉焉。曰龍王泉。泉上有龍王祠。泉南流。西南又有泉焉。出大覺寺。又西有村焉。村有多泉。村人自名曰百泉。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。以入於沙河。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。南口者州之蔽也。居庸之基也。入延慶州界矣。州之人才。漢有盧植。唐有劉蕡。今有王護齡。王護齡者好積書。豐然長者。以孝廉方正徵。授牘禮部。則奮筆言當世事。其言有曰。今士習尤譁囂。憲小慧。上宜崇樸學。以勵下。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。其穀宜麥亦宜稻。其土產硝磺。其木多文杏。蘋婆。柿。棠梨。其俗敬賓客。富人畜車馬。不敢聘於里門。

說天壽山

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。沙河有城。出沙河之北門。實維廣陽。豐草肥泉。引領東拜。大山臨之。是爲天壽山。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。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。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。有明尊且秩焉。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。謂之十二陵。獨景泰帝無陵。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。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。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。因曰十三陵矣。山多文杏。春正月而華。山之勢尊。故木之華也先。山氣厚。故木之華也怒。山深故春甚寒。深且固。故雖寒而不冽。其石其鹿皆絕大。山之理如大斧劈。山之色黝以文。山之東支有湯山焉。其泉曰湯泉焉。山之首尾八十里。

說居庸關

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。龔子曰。疑若可守然。何以疑若可守然。曰。出昌平州。山東西遠相望。俄然而相輳相赴。以至相蹙。居庸實其間。如因兩山以爲之門。故曰疑若可守然。關凡四重。南口者下關也。爲之城。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。又爲之城。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。又爲之城。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。又爲之城。城南門至北門一里。蓋自南口之南門。至於八達嶺之北門。凡四十八里。關之首尾具制如是。故曰疑若可守然。下關最下。中關高倍之。八達嶺之俛南口也。如窺井形然。故曰疑若可守然。自入南口。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。上關之北門大書曰。居庸關景泰二年修。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。北門鎖鑰。景泰三年建。自入南口。流水齧吾馬蹏。涉之琤

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。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。自入南口。木多文杏。蘋婆棠梨。皆怒華。自入南口。或容十騎。或容兩騎。或容一騎。蒙古自北來。鞭橐駝與余摩臂行。時時橐駝銜余騎顛。余亦搥蒙古帽墮於橐駝前。蒙古大笑。余乃私歎曰。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。非以若耶。余江左士也。使余生趙宋世。目向不得覩燕趙。安得與反羣者相搥戲乎。萬山間。生我聖清。中外一家之世。豈不傲古人哉。蒙古來者是歲。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。詣理藩院交馬云。自入南口。多霧。若小雨。過中關。見稅亭焉。問其吏曰。今法網寬大。稅有漏乎。曰。大筐小筐。大偷橐駝。小偷羊。余歎曰。信若是。是有間道矣。自入南口。四山之陂陀之隙。有護邊牆數十處。問之民。皆言是明時修。徵稅吏言。吾固知有間道。出沒於此。護邊牆之間。承平之世。漏稅而已。設生昔之世。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。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。降自八達嶺。地遂平。又五里曰岔道。

說張家口

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。察哈爾都統駐焉。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。効力軍臺也。何以駐張家口。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。昔之日稱軍臺者何。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。純皇帝命將西征。出入蒙古。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。密於追達瓦齊時。周而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。曰。猶內廷有軍機處。無軍事亦得稱也。軍臺起訖如何。以口外察哈爾爲起。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

里雅蘇臺爲止。凡四十八臺。無軍有臺何也。通檄報也。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援。中間哲卜尊丹刺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。臺員率驛丁奉之走。驛丁受輶受此也。臺員効力効此也。駐張家口何名。曰戍張家口也。張家口烏用戍。曰旅焉而已。有財三年估。無財三年旅。問何所始也。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。入貲充公。白都統許之。以其貲輶蒙古代之。勢也。情也。非法也。亦無臺費之名。亦不上聞。今臺費上聞。臺費行而臺員除矣。如有人不能出臺費。願充臺員。今許之乎。反不許。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。亦充臺員。則許之乎。亦不許。何以不許。都統但聞五十年事。不聞康熙事。不聞乾隆初年事。王元鳳天下士也。爲桂陽州知州。下車擒豪蠹大創之。又平獠有奇功。天子嘉之。錫之孔雀翎。擢爲陳州府知府。元鳳入覲。方留京師。而州大猾夜出境。爲飛語達京師。竟聞天子。天子使使鞠之。使者受單詞。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辜。是獄也。冤元鳳者半天下。元鳳獨飛揚而大烹。就逮時。謂送吏曰。元鳳足跡徧中華。獨未得至西北塞外。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。吾此行。甘騎臺駝。佩短刀。往來風沙中。龔自珍屬之曰。吾爲蒙古圖志。某部落某山。尚未有圖。子皆爲我圖之。龔自珍乞假五日。送之居庸關。逾八達嶺而反。旣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。近日事例如此。旣又聞常熟蔣君言。吾嘗以譴行。臥三年。納貲乃還。如尙書言。旣又得王元鳳書。果如尙書言。吁。天下事名實不相應。什九如是哉。元鳳又言。吾到戍三日。獨騎臺駝。懷筆墨。至大禁門欲出。門者叱之而止。

大禁門卽張家口北門也。

說宗彝

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。宗者宗廟也。彝者百器之總名也。宗彝也者。宗廟之器。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。事莫始於宗廟。地莫嚴於宗廟。然則宗彝者何。古之祭器也。君公有國。大夫有家。造祭器爲先。祭器具則爲孝。祭器不具爲不孝。宗彝者何。古之養器也。所以羞耆老受祿祉。養器具則爲敬。養器不具爲不敬。宗彝者何。古之喜器也。古者賓師亞祭祀。君公大夫喜器具則爲富。喜器不具爲不富。宗彝者何。古之藏器也。國而旣世矣。家而旣世矣。富貴而旣久長矣。於是乎有府庫以實重器。所以鳴世守。穆祖禰。矜閭閻也。宗彝者何。古之陳器也。出之府庫。登之房序。無事則藏之。有事則陳之。其義一也。宗彝者何。古之好器也。喜之日。於是有寶。於是有好貨。宗彝者何。古之征器也。征器也者。亦謂之從器。從器也者。以別於居器。宗彝者何。古之旌器也。君公大夫有功烈。則刻之吉金。以矜子孫。宗彝者何。古之約劑器也。有大訟。則書其辭。與其曲直而刻之。以傳信子孫。宗彝者何。古之分器也。三王之盛。封支庶以土田。必以大器從。宗彝者何。古之賂器也。三王之衰。割土田以予敵國。必以大器從。宗彝者何。古之獻器也。小事大。卑事尊。則有之。宗彝者何。古之腰器也。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。宗彝者何。古之服器也。大者以御。次者以服。小者以佩。宗彝者何。古之抱器也。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。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。宗彝者何。古之殉器也。槨之外棺之中。棺之外槨之中。槨之外冢之中。於是乎有之。起於中古。宗彝者何。古之樂器也。八音金

爲尊。故銘之。衍神人也。宗彝者何。古之儆器也。或取之象。或刻之銘。以自教戒。以教戒子孫。宗彝者何。古之瑞命也。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。以爲有天下之祥。有土者得古之重器。以爲有土之祥。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。以爲有爵邑之祥。凡有徵於先史之籍。有此十九說者。皆不可以不識也。不可以不類識也。古者之於器。又有二大端焉。又不可以不辨也。一曰自造器。一曰以古人之器。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。古者必自造器。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。則以其古人之器。自夏后氏以降。莫不尊器者。莫不關器者。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。未有不關器者。是以君子樂論之焉。

說觶

羽琖山民曰。天下先有雀。後有觶。先有觶之器。後有觶之字。雀也者。兆觶者也。觶也者。兆古文觶者也。古文也者。兆小篆者也。謂觶象雀可乎。可。謂古文篆文象觶可乎。可。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。不可。曷爲不可。中隔一層矣。先言觶之象。雀也何如。曰。前有流珠也。甚修頸也。後有尾。尾也甚銳。尾之末也。腹。腹也甚圓。腹之騫也。腹旁有柄可容手。翬也。甚疏。翬之舉也。古者既取諸雀。以爲觶矣。而加之以制度。是故慮鬯之洩其秘也。爲之蓋。慮飲之饗也。爲之三柱。植然辟然。慮二足之不安也。爲之減一翬。增一足。跂跂然。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。刻畫雲雷胡蘇然。制若此。此聖智之所加於觶者也。於雀何預。何以言無預。雀二角一翬三足。未之聞。未之聞。夫古文篆文之象觶也何如。曰。亦象觶形而已矣。遑問雀哉。小篆上有蓋。說文蓋下云覆

也。从皿大盞下云。

承之以二柱。其中爲腹。其右象前。其左引而下垂也。象後。於是乎从鬯从又。鬯以實之。

又大。象其蓋也。又持之者。若夫古文則無鬯也。無又也。上有覆如屋。非蓋而何。有二柱有腹。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彰彰。下垂三足。非鬯之全形而何。曰鬯之有蓋者。無二柱。有二柱者。無蓋。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。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。古文篆文皆象鬯形而已矣。遑問雀哉。夫古文篆文易知也。遇古器難。予獲古鬯七。有柱無蓋者六。有蓋無柱者一。旣手楊以謂學徒。學徒見楊本。識古器矣。夙習古文又難。不識字而獲其器。將疑器爲康瓠。未見器而讀其字。將疑字爲字妖。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。則曰古彝器。隨矣。此有蓋非。辜徒識其字而未見器。則曰先民所言象形。乃象咮腹尾。鸛趾。兩不可也。予兩遭天幸。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。說字徵諸器。又兩俟之。

大息曰。彝器文有象形。許氏書未收。與鬯中之。一省一不省。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。攷工記梓人凡試梓。斂器。鄉衡而實不盡。梓師。辜之。今大人獲鬯。實賜大息。徧斂之。又同時山右閻氏。臧十又九。大息亦盡取而斂之。鄉衡而實盡者。無一焉。有蓋無蓋。疑皆非真古鬯也。記之。

說刻石

羽嶠山民曰。古者刻石之事有九。帝王有巡狩則紀。因頌功德。一也。有畋獵游幸則紀。因頌功德。二也。有大討伐則紀。主於言勞。三也。有大憲令則紀。主於言禁。四也。有大約劑大詛則紀。主於言信。五也。所戰所

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。主於言要害。六也。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。主於形方。七也。大治城驀宮室則紀。主於考工。八也。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。主於攷文。九也。九者國之大政也。史之大支也。或紀於金。或紀於石。石在天地之間。壽非金匹也。其材巨形豐。其徙也難。則壽侔於金者有之。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。與若夫文臣學士。書體之美。魏晉以後。始以爲名矣。唐以後始以爲學矣。南唐北宋始刻於石。以爲天子右文。儒生好古。頗在於是矣。名爲帖。治帖有專門。其事則非刻石倫也。祠墓之碑。一家之事。又非刻石倫也。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。

說碑

廟有碑繫牲牲也。刻文字非古也。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。刻文字非古也。刻文字矣。必著族位。著族位矣。必述功德。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。此亦史之別子也。仁人孝子於幽宮。則刻石而葬之。是又碑之別也。自漢氏始訖宋之南。錄此三類。義雖弗古。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。豈可以不論哉。乃延原流謠學者。以竟刻石之說。

說衛公虎大敦

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。始得讀大敦之打本。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。入於城北閻氏。龔子過閻氏。始見大敦。魂魄震愍。既九拜言三月。恭步三月。縮縮息三月。不能屬。乃退。

而治其文。阮尙書箸錄此器云。召虎。今諦眡文从韋。是衛虎。非召虎也。王在祊。今諦眡文从𧈧。是王在豐。非王在祊也。云衛有臣名愛。今諦眡文从鹿。是衛有臣名慶。非名愛也。龔子之臧器。無及百名者。衛公虎。大敦百有三名。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不忘南。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。以南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望南。中幽幽有小羽琤之山。他日欲以華其山。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。臥而思之。急起箸錄之。奚玃其有之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有方鼎。有龍勺。有魚𩶛。有父丁𩶛。有立戈𩶛。有癸飲觚。欲以儷方鼎。龍勺。癸觚。而鎮撫三𩶛。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。南中土淺水深。不如北方之陵原。懼其齧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不知天命。不知其身之東西南北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德薄。不知壽命之短長。懼弗敢有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之語言肖姬周。願得成周之重器。以自榮其言。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。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。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。龔子說敦。

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

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。褒漢氏盛德。赫然躋於周室。次及功臣賢大夫。靡不畢載。自敘云。藏之名山。傳之其人。副在京師。問何以副在京師也。恩本朝也。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。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。求周必於雍岐。求成周必於河洛。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。故副在京師。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。太

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。誦古文於京師。仕則紬石室金縢於京師。其兩世取師友。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。盡京師耆舊卿士。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。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。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。不恩父。以不恩師友。是故副在京師。京師既上繫君父。又必有磐石之宗。知古今之獻。羽翼天室。世世無極。以所著書託焉。東西北南。望之矍矍。踞天半焉。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。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。老聃主周藏室。仲尼問禮。名頌也。寶書也。禮也。其授受不可以盡知。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。鎮撫王室。以增天府之重。則可知也。曰。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。則太史公之志也。若夫高騫遠引。抱道以逝。矢孤往於名山。含薄懟於卿士。身隱矣。焉用文之。介之推之所笑。師瞽適河海者之所蹈。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。則太史公之所不爲。

京師樂籍說

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。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。必有樂籍。論世者多忽而不察。是以龔自珍論之曰。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。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。霸天下之統。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。老子曰。法令也者。將以愚民。非以明民。孔子曰。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。齊民且然。士也者。又四民之聰明。嘉論議者也。身心閒暇。飽煖無爲。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。留心古今而好論議。則於祖宗之立法。人主之舉動措置。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。俱大不便。凡帝王所居曰京師。以其人民衆多。非一類一族也。是故募召女子千

餘戶入樂籍。樂籍既蕃布於京師，其中必有資質端麗，桀黠辨慧者出焉。目挑心招，擗圖以爲術焉。則可以籍塞天下之游士。烏在其可以籍塞也？曰：使之耗其資財，則謀一身且不暇，無謀人國之心矣。使之耗其日力，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，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。使之纏繇歌泣於牀第之間，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，則思亂之志息，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。使之春晨秋夜，爲歎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，以耗其才華，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，可以毋作矣。如此則民聽壹，國事便，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。曰：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，掣肘國是而自取僂者乎？曰：有之。人主之術，或售或不售，人主有苦心奇術，足以牢籠千百中材，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，此亦霸者之恨也。吁。

說月晷

徽州人造月晷，系以詩，髹而書之，予讀之弗善也。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。又爲之子目各十有二時，加子至亥備矣。總爲圖三百有六十，以楮皮爲之儀。我坐北面南，左東西以定月之所在，其魄墨之，其明粉之，加金以肖其曜，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。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，曰：子未知里差。天下一千三百五縣，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，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。子又未知歲差。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，月月不同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，十有二。每歲又十二月之，其圖無算數。假子神龜之年，不足以役圖，與子千里之封，以爲宮，不足以度之。予乃盡然於不藝不學。

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髻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。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。兩儀之形。求七政之行。之所在。

徽州歌訣云。三辰五巳八午升。初十出未十三申。十五酉時十八戌。二十亥上見光明。二十三日子時出。二十六日丑時行。二十九日寅時見。晦與朔日卯上并。附錄。

有情

甲乙丙丁戊相與言。甲曰。有士於此。其於哀樂也。沈沈然。言之而不厭。是何若。乙曰。是嫖嫖之民也。許慎曰。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。聖人不然。清明而彊毅。無畔援。無歆羨。以其旦陽之氣。上達於天。陰氣有欲。豈美談耶。丙請辨之。西方之志曰。欲有三種。情欲爲上。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。子言非是。丁曰。乙以情隸欲。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。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。安在。乙非是。丙以欲隸情。將使萬物有欲。畢詭於情。而情且爲穢墟。爲臯蘖。丙又非是。是以不如析言之也。西方之志。蓋善乎其析言之矣。戊請辨之曰。西方之志。又有之。純想卽飛。純情卽墜。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。不得言情。或貶或無貶。女言皆非是。龔子閒居。陰氣沈沈而來。龔心不知何病。以譚江沅。江沅曰。我嘗閒居。陰氣沈沈而來。龔心不知何病。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。心有脈。脈有見。童年見童年侍母側。見母見一鐙。熒然見一研。一几。見一僕姬。見一貓。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。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。使江沅讀。沅曰。異哉。其心朗朗乎。

無滓。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。惜其聲音瀏然。如擊秋玉。予始魂魄近之而哀。遠之而益哀。莫或沈之。若或墜之。襲子又內自鞠也。狀何如。曰。予童時逃塾就母時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。依一嫗抱一貓時。一切境未起時。一切哀樂未中時。一切語言未造時。常彼之時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。如今閒居時。如是鞠已。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。與西方聖人所訶。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。孰黨我與。孰詬我與。姑自宥也。以待夫覆鞠之者。作宥情。

涼燠

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。告之曰。吾未始欲言也。吾言如治疾。燠疾至。涼之。涼疾至。燠之。亦有不。言。則其無疾者也。無疾者賢乎。曰。否。有疾賢。疾淺賢乎。疾深賢乎。曰。疾深者賢。大人之言有判有純。大人之行有爆有裏。行有堂有門。有室有闕。有突。終身與至人居。行至人之行。見其門而已矣。及堂者寡矣。有門之突。亦有突之門。與居者始而昭昭。久而益悶。至人於人何吝哉。自入之而已矣。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。有勿由。隨其門而門也。隨其堂而堂也。非弗能由也。至人有言曰。惟吾爲能勿驚人。善驚者弗明也。弗平也。弗定也。言乎至人之側。顯晦至畢明焉。高下至畢平焉。順逆至畢定焉。非人之情。則容有弗識之矣。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。則盡識之矣。夫何驚之有。言之則何疑之有。古之至人。皆未始欲言也。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。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。不雜以至人之言。不原於至心。則無本。雜以至言。則勿用。雜以至言。

則勿尊。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。大言若雨。百木一雨而異長。大言若規。百隅一規而異用。至言無吟歎。至行無反側。大行無畔涯。行有盜。貌有盜。聲有盜。魯君之宋。呼於垓澤之門。門者弗應。其應者曰。吾君之聲也。此聲也已。夫甲氏之聲。猶夫乙氏之聲。夫乙氏之聲。猶夫丙氏之聲。一呼而不應。則非聲。聲之盜已。或問不盜。則聲至寡。貌至拘。色至壹。曰。聲戚自如。聲熹自如。聲熹戚半自如。至足矣。是一而萬也。何拘寡之有。古人之言之蹟。可以信乎。曰。起於意者。心聲之而已。岐也。起於心者。吻達之而已。譌也。起於吻者。筆追之而已。遁也。矧古人之言之蹟。可信者其幾。龔子請言。罔摩氏。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。或憂之。智者曰。毋憂。華參於天。肯摩氏亦樹木。三日而中柱。其莖也。一日而英。三日而華。七日而華參天。或憂其早成。至人曰。子以桃李柞柘之愛愛吾木也。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。且猶不可。越十旬。肯摩氏猶屏營而憂。木自憂其不成。其成也必弗可識已。龔子請言羣神。羣神朝於天。帝曰。觴之。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。三千秋而簿不成。帝問焉。曰。皆有昇之興者。帝曰。昇者亦簿之。七千秋而簿不成。帝又問焉。乃反於帝曰。昇之興者。又皆有其昇之者。帝默然而息。不果觴。

論私

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。翌晨許其友於朝。獲直聲者。矜其同官曰。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。龔子聞之。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。問曰。敢問私者何所始也。告之曰。天有閏月。以處贏縮之度。氣盈朔虛。夏有